

(香港)

黃易

◎ 异侠系列之

大唐双龙传

廿四



黄易作品集

华艺出版

董易作品集·异侠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第廿四册
四十五卷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双龙传/黄易著.- 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7.10

ISBN 7-80039-754-8

I. 大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: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2746 号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171.5 印张 3985 千字

1999 年 7 月第一版 1999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039-754-8/I·662

定价:现廿四册 309.80 元 本册 8.80 元

第一章 生死一线

二十多名粟末战士旋风般冲进内宫监的院落，领头的是长腿女将宗湘花，首先与站在门外的跋锋寒和徐子陵打个照面。

宗湘花一声娇叱，抽缰勒马，座下战马神骏之极，人立而起，随来战士忙煞止马儿，一时马嘶连连，只是这吵声足可惊动宫内其他守卫。

若跋锋寒和徐子陵没有适才在小回园外与这长腿女将接触，此刻只有冒险出手一途，希望凭借迅雷不及掩耳的疾快行动，把对方收拾，然后伺机逃走。当然此乃下下之策，先不说宗湘花的剑术怎都可挨上十招八式，还有她那二十多名亲卫可缠上他们一段时间；最糟是替术文等人解缚需时，能离开时宫内其他战士早闻得打斗声赶至，他们四人或可逃生，术文等人必无幸免。

“铿铿锵锵！”

粟末战士纷纷掣出兵器。

“咔嚓”！

监牢闸锁开启，可是寇仲在徐子陵眼色阻止下，不

敢把门拉开。

四人隔着铁栅八目交投，不敢动半个指头。

宗湘花座骑前蹄落回地面，两手张开拦着要出手的手下，目光扫过穴道被制横七竖八倒在内宫监门外的八名守卫，又掠过隔门呆立的四人，露出一个疲惫的表情，似对眼前情况有不胜负荷的神态，叹道：“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她这么开腔的一句话，徐子陵立即掌握到她非是专诚赶来阻止他们劫狱的。忙道：“我们只想救回无辜被囚的兄弟，绝无伤人之意。”

寇仲和宋师道感到徐子陵与宗湘花不似纯是敌人的关系，知机地没有插嘴说话，气氛奇异古怪。

宗湘花俏脸忽红忽白，显是心内两个不同的思想正在矛盾斗争，委决难下。

她的手下均蓄势待发，只要头子一声令下，立即狂攻跋徐两人。

跋锋寒淡淡道：“侍卫长此来又是干什么呢？”

宗湘花俏脸泛起一片寒霜，冷然道：“宫奇在哪里？他不是将平遥商送到宫牢来吗？”

跋锋寒和徐子陵为之愕然，开始有点明自寇仲因何在这刻出现。

寇仲陪笑道：“我见宫将军长年在外面扮狼盗打家劫

舍，杀人放火，回宫后又日夜马不停蹄，没有时间休息，只好请他在别处小睡片刻，哈……”

宗湘花怒道：“胡说！”

跋锋寒双目杀机大盛，显是心中动气，不惜动手，沉声道：“侍卫长该知我们非是含血喷人的无耻之徒，侍卫长请告诉我宫奇是否长年在外？他和他那批亲兵是否乃回纥大明尊教的人？他和马吉的关系是否特别密切？假若答案均非否定，侍卫长该知我们不是无的放矢。龙泉的税收这么低，出城入城都不用付税，贵大王建军造船的经费从何而来，何况只是应付突厥人的苛索已令你们非常穷困。对平遥商的不幸遭遇，侍卫长总有个耳闻吧？”

宗湘花娇喘叱道：“不要再说！”

所有人的目光均集中到她身上，待她下决定。

寇仲叹道：“目下在龙泉城内，只有拜紫亭一个人不相信大势已去。我也不忍瞒你，韩朝安刚和我达成协议，不但会将大祚荣交给小弟，还会立即与盖苏文撤返高丽。侍卫长的敌人是在城外而非这里，杀掉我们只会令粟末族与突厥人再无转寰余地，侍卫长该否为龙泉的全城百姓着想？”

宗湘花玉容黯淡，她手下亦受到这番说话的影响，不知是否想起家中的父母妻儿，拿兵器的手再非坚定有力，兵锋下垂。

跋锋寒道：“侍卫长不是碰巧巡到这里来吧？”

宗湘花如梦初醒的娇躯微颤，垂下螭首低声道：“我答应秀芳大家送宋二公子离开的。”

徐子陵讶道：“宗侍卫长不怕大王责怪？”

宗湘花露出坚决神色，冷冷道：“大王打算怎样处置我是他的事，我只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。”

接着向手下颁令道：“把少帅那两匹马带来。”

四名手下犹豫片晌，终接令去了。

寇仲舒一口气道：“我们可以出来吧？”

宗湘花叹道：“大王正巡视城防，我可保证你们安全离开宫城，可是外城那一关你们怎样过？”甩蹬下马，其他战士收起兵器。

跋锋寒微笑道：“只要能离宫，我们有方法离开。大明尊教的人早从秘密撤走，这样说侍卫长明白吗？”

宋师道回头去释放术文等人时，寇仲启门出牢，与跋锋寒和徐子陵来到宗湘花前，低声道：“平遥商十六人正在西苑内等候小弟，我们是否需有一批战马军服，以方便行事。”

宗湘花思索片刻，先召来手下吩咐他们将平遥商带来，然后断然道：“大王不在，宫内由我作主，我要送什么人出宫谁敢拦阻，唉！”

徐子陵道：“可是这么一来宗侍卫长等若背叛大王，

天威难测……”

宗湘花显露她骄傲的性格，冷然截断他道：“这方面不用为我操心，我既决定这么做这就这么做。哼！粟末灭族在即，我宗湘花纵使死，也要死得光明正大，不授人以话柄。”

寇仲低声问道：“秀芳大家她……”

宗湘花断然道：“我劝过她，可是她不肯听，且坚信你少帅能拯救龙泉。”

寇仲惟有以苦笑回报。拜紫亭失去理智，明天一战如箭脱弦，神仙难改，现在只剩下大祚荣这个希望。

跋锋寒和徐子陵却想到客素别，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说服其他将领来一场兵变吗？

徐子陵问另一事道：“宗侍卫长今早离开小龙泉时，我的朋友阴显鹤追在侍卫长马后，他……”

宗湘花显是心情极坏，再次不耐烦的打断他道：“你这朋友的脑袋肯定有问题，当时我恨不得将你们碎尸万段，他却追在我身后问我能否记起他是谁？有没有印象？我叫他滚蛋，他就没再追来啦！”

三人听得愕然以对，他们猜的本是阴显鹤因在龙泉遇上这长腿美女，惊为天人而暗恋上她，但听宗湘花如此说，当然是另有内情。

寇仲知道的比跋锋寒和徐子陵多一点，问道：“侍卫

长怎会记不起他呢？你不是曾向秀芳大家提过他的名字吗？”

宗湘花没好气的道：“所以我说他不正常。在年多前连续十多天，每趟我早上出宫巡城，他都像幽灵般立在宫门呆盯着我，我派人赶他走兼打他一顿，他却不还手。前天我又见到他，遂向秀芳大家提起。唉！我不想再说这个人。”

此时宋师道和术文等从牢内走出来，大家相见，自有一番欢喜，不旋踵罗意和欧良材等平遥商被带到，均有再世为人的欣悦。

马儿欢嘶，万里斑和塔克拉玛干见到主人，冲过来和两人亲热。

跋锋寒一把搂着马颈，叹道：“我的宝贝，若你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定会大开杀戒。”

别头看到同是搂着马儿的徐子陵神色凝重，忍不住问他道：“你的神情为何如此古怪，现在所有事情大致解决，不值得高兴吗？”

徐子陵压低声音，沉声道：“事情的发展顺利得教人意外，我不知如何反生出不祥的预感？乍看一切都像老天爷巧妙的安排，忽然所有事情迎刃而解。但否极会泰来，乐极可生悲，我有点不敢相信我们的幸运。”

跋锋寒低声道：“你是否怀疑宗湘花？”

徐子陵摇头。

跋锋寒道：“另一可能是韩朝安出卖我们？可是他这么做对他有害无利，他不致这么愚蠢吧？”

徐子陵再摇头，叹道：“或者是我过分操心。”

此时寇仲的声音传过来道：“兄弟们！动身啦！”

因徐子陵的不祥预感，跋锋寒联同寇仲说动宗湘花，令她改变主意，让各人穿起军服，骑上战马，扮作她手下的禁卫，驰出皇宫，到朱雀门在望，以头盔掩脸的寇仲向徐子陵道：“有否被暗中监视的感觉。”

另一边的跋锋寒没好气的道：“这是皇城主门重地，皇宫与外城唯一的通路，遍布明岗暗哨，没有人注意才是怪事。”

寇仲目光落在朱雀大门上左右排列的四座箭楼，又移往守卫森严、深长达三丈的城道出口，叹道：“我这叫慌不择言，若有不测，我们四个或可杀出重围，可是我们的老朋友定是半个不保，马儿亦会遭殃。想想也教人心惊肉跳，陵少仍有危险的感觉吗？”

徐子陵尚未来得及答他，一道鼓响，以千百计的粟末战士从大门狂拥进来，同时城头箭楼现出无数箭手，一下子把唯一出路完全堵死。

在三人身后的宋师道大喝道：“退！”

寇仲回头一瞥；另一群战士从后方两座官署潮水般不断卷出来，将他们的退路封锁，人人弯弓搭箭，瞄准他们随时发射。

宗湘花出奇的冷静，勒马娇叱道：“大家不要动。”众人别无选择，只好听她的吩咐。

平遥商其中两人呻吟一声，竟给吓晕过去，滚跌下马。

刹那间，众人陷身重围之内。

以千计的箭簇对准他们，形势一发千钧，随时出现流血的局面。

大笑声中，拜紫亭在四、五名将领簇拥下从朱雀门策骑而出，接着收止笑声，面容一沉，喝道：“想不到我拜紫亭最信任的女人，竟是第一个背叛我的人！”

包围他们的战士达五千之众，却没有人发出半点声息，只是那种沉默形成的压力，足可令人心颤胆寒。

宗湘花玉容冷漠，缓缓下马，先向拜紫亭叩首三拜，接着长身而起，冷然自若道：“宗湘花并非大王最信任的人，你信的是能为你敛财的马吉和宫奇，又或以前的伏难陀。大王下令放箭吧！我绝不还手，先一步去和迟一步去只是煞那时光的分别。”

拜紫亭气得脸色煞白，勃然大怒戟指道：“枉我苦心将你栽培，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，不但敢以下犯上，还

偷放我们龙泉的公敌逃走。”

寇仲再忍不住，一把扯掉头盔，策骑来到宗湘花旁，怒喝道：“拜紫亭你可知自己是这世上最愚蠢的人……”

拜紫亭截断他的话冷声道：“究竟谁才是蠢人呢？我早猜到你们只是假装离城，然后死心不息的回来救人，所以故意撤去守卫，再派人在远方高处监视，只没想到她会背叛我。”说到最后，声色俱厉的指着宗湘花。

宗湘花傲然与他对视，语气却平静不波，道：“谁敢面对金狼军的千军万马而不惧？谁能不顾生死只因不想祸及无辜小孩？他们从没要与我们为敌，只是想讨回失去的东西。大王却被伏难陀和宫奇蒙蔽，不择手段的对付他们。粟末的战士听着，我们要殉城战死亦要死得像他们般英雄壮烈。”

不敢动半个指头的跋锋寒诸人，举目扫视围着他们的敌人，虽仍默不作声，可是其中部分人的箭锋再非瞄准他们，而是斜指往地面。

事实上形势仍是危如累卵，只要有一个人失手射出弦上的箭，会惹来不堪设想的后果。

与宗湘花一道的二十多名亲兵听得头子之言，齐声喝道：“我们要死得像个英雄好汉！”

喝叫声回荡于朱雀大门内广场宽敞的空间，令人热血沸腾。

两名晕倒的平遥商仍蜷曲地上，没有人敢去看他们，怕惹起可怕的误会和后果；只能把他们的马儿牵着，不让它们践踏晕厥的人。

拜紫亭怒气更盛，正要不顾一切下令放箭的当儿，徐子陵温和的声音响起道：“大王可知韩朝安和盖苏文正撒返高丽，大明尊教则从小回园的秘道暗中离城，龙泉立变孤城一座。大王有为无辜的子民着想过吗？”

寇仲乘机大喝道：“所以我们是你唯一的希望。若你还要动手，我们肯定有很多人不能活下去，但能活下去的，将拼尽最后一滴鲜血，看看能杀死你们多少人！而你的宝贝儿子大祚荣更肯定会被拿来祭旗。我们死了，你就算跪献五采石或你老哥的头颅，突利亦将为他的兄弟屠城报复！你说你是否这世上最愚蠢的人！”

徐子陵不让拜紫亭有说话的机会，接下去道：“少帅曾答应秀芳大家消弥龙泉这场全城灭族的大祸，不信可请秀芳大家来问个清楚。”

此正是寇仲和徐子陵早年应付扬州其他小流氓的惯用伎俩，一唱一和，一个扮好一个扮丑。际此力抗不得的当儿，他们施尽莲花妙舌，希望说动拜紫亭逃过大难。

跋锋寒淡淡道：“若大王仍不惜一战，我跋锋寒发誓不杀光全城所有人，绝不离开。”

广场寂静无声，能听到的是一片浓重的呼吸。

气氛沉重紧张至极，城头的火把猎猎作响。

拜紫亭紧盯寇仲，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笑意，寇仲等心中叫糟，正要抢先出手，蹄声骤起，从朱雀门外自远而近。

战士让道，以客素别为首的十多骑冲进来，客素别大嚷道：“突厥狼军杀来哩！”

战士一阵骚动，虽明知突厥人今晚必至，可是来得如此神不知鬼不觉，自然构成庞大的压迫力。

客素别和十三名同来的将领甩蹬下马，拜倒拜紫亭龙驾之前。

拜紫亭的脸色变得有那么难看就那么难看，忽红忽白，显是乱了方寸。

客素别接着和众将站起来，以背朝着寇仲等给困在广场中间的人马退过去。

拜紫亭愕然道：“你们干什么？”

客素别边退边道：“大王受天竺妖僧骗术所惑，泥足深陷，把我族拖进万劫不复之地，现在应是梦醒时刻。”

更多人把手上弓箭下垂，但仍有近半人持弓的手坚定如故。可见拜紫亭在他们心中仍有强大的威信，那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过来，更不是几句话能抹去。

拜紫亭剧震道：“反啦！反啦！连你们也在这时刻背叛我？”

客素别等退到寇仲和宗湘花左右，客素别摇头叹道：“忠言逆耳，这些话微臣不是今天才说，只是以前说时总换来痛斥。谁是我们粟末人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粟末人的朋友，大王此刻该有深切体会。希望大王平心静气想一想，若贪一时之快杀死突利的兄弟，结果会是如何？”

又是一片悠长沉重的沉默，全场以数千对计的目光全集中在拜紫亭的脸上，静待他对寇仲等人和粟末族的存亡下决定。

拜紫亭的脸色暗沉下去，忽然仰天长笑道：“我拜紫亭若会惧怕任何人，怕任何威胁，就不会定明早是立国之期。没有人能蛊惑我，我拜紫亭亦非受人影响而成为今日的拜紫亭。寇仲！你们中土历代诸国谁比得秦始皇更强大，可是‘楚虽三户、亡秦必楚’，可惜你们不能活着瞧到我拜紫亭击退狼军，否则必会怪自己目光短浅。”

跋锋寒神情漠然的道：“不杀你拜紫亭，我跋锋寒誓不为人。”声音里透出一往无前的决心和自信。

寇仲、徐子陵、宋师道无不心中暗叹，晓得在劫难逃，真的应验徐子陵不祥的预感。

拜紫亭双目杀机大盛，点头道：“好！好！就看你有否那本事。”

谁都知拜紫亭势必下屠杀令。

第二章 枭雄末路

就在此惨剧瞬将发生之际，一声“且慢”从寇仲等后方重围外一座官署屋顶直喝过来，轰慑全场，令全场数千人无不翘首望去。

突厥族与跋锋寒齐名的同代高手可达志神态悠然的坐在瓦檐边沿处，双脚凌空，一对虎目闪闪生辉，吸引所有人的目光，哈哈笑道：“拜紫亭你真有种！我有一个你老哥定肯接受的简单提议，可一举解决你的问题。”

寇仲知机代应道：“可兄有什么好提议。”

拜紫亭冷哼一声，道：“除武力外，你能有什么提议？”

可达志冷冷道：“当然仍是武力解决一途。大汗有命，只要你能胜过小可手上的狂沙刀，我们立即撤军，给你一年时间苟延残喘，就看你是否真的有种？”

拜紫亭龙躯一震，双目透出凌厉的神色。

可达志续道：“勿要错失此良机，若非看在少帅一心化解今趟屠城之祸，经过我和突利可汗大费唇舌，颉利大汗绝不会答允作如此便宜你的事。如果你落败战死，渤海立国当然功亏一篑，那龙泉只要拆掉城墙，我们亦不

损龙泉一草一木，如此划算的安排，大王是否接受，一言可决。”

客素别趁机大喝道：“请大王下令先收起弓矢！”

拜紫亭一瞬不瞬的紧盯可达志，好半晌才打出收起弓矢的手势！

对峙双方均松一口气，箭回鞘，弓下垂。

可达志仰天发出一阵长笑，点头道：“好！龙王毕竟是龙王，就让我看看是你的龙剑锋利，还是我可达志的狂沙刀了得。”

往前翻下，凌空连打三个筋斗，足踏宝地。

包围在寇仲等人后方的战士，自动让开通路。

拜紫亭忽然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寇仲一方均大为凛然，以为他临时改变主意。

跋锋寒低声向身旁的徐子陵和宋师道说：“若他反悔，立即动手！”

两人点头答应。

可达志卓立不动，手按狂沙刀柄，不可一世的冷笑道：“又有什么花样，最好勿要教我小觑你。”

拜紫亭双目杀机剧盛，旋又敛去，露出令人复杂难明的神色，似是枭雄末路的伤情，又似不惜一斗的决断，转朝寇仲瞧来，沉声道：“我先要跟少帅私下说几句话。”

众人恍然，晓得必是与他儿子大祚荣有关，这等事